

乡村

鄉村

周毓英著



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

鄉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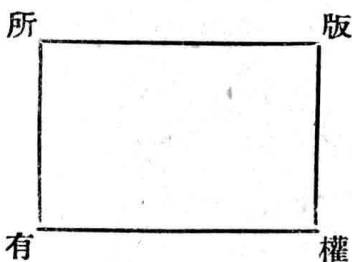
每冊實價六角
外埠酌加寄費

著作者 周 毓 英

發行者 周 毓 浩

發行所 民 族 書 局

上海局門路吉桂里十五號



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八四八號

序

知道我的我自己，鼓勵我的也是我自己！在鄉村付印的時候，我又想起自己所常常放在面前的兩句話。

鄉村寫了已六七年，這六七年中我的思想，我的境遇，一一都秋雲般變遷着，鄉村便是這變遷中沈澱下來的沙粒。這沙粒也許出自崑崙，被長江帶到東海，也許出自戈壁，被

黃河帶到黃海，但現在請勿追究這些，親愛的讀者們祇要相信牠和寫牠的主人是同樣的曾經蒼海就好了。

比地獄還要慘暗的中國的農村，比石頭還要凝固的中國的農村，依着地獄樣的慘暗的農村，農村似乎應該首先成爲中國革命的前鋒，但石頭般凝固的農村，革命的火焰一遇着凝固的封建勢力便立即熄滅了。落後的生產和鄙塞的農民，原是最適宜於封建勢力的存留的，那幽長的有歷史基礎的宗法社會更是中國封建勢力的鐵的營壘。農村中有了那個封建勢力的鐵的營壘，再加上落後的生產和鄙塞的農民，於是革命在農村中的成長，簡直是駱駝穿針孔了。

孫中山先生在講民族主義的時候，曾極誠肯的申說着：『民族亡了，家族便無從存在。譬如中國原來的土人苗犛等族，到了今日祖宗血食早斷絕了。若我們不放大眼光，合各宗族之力來成一個國族，以抵抗外國，則苗犛等族今日祖宗之不血食，就是我們異日祖宗不能血食的樣子！』

中國的宗族觀念，本是良好的民族主義的基礎，孫中山先生早就主張利用宗族團結的關係，發展爲民族的團結。可是現在我們檢查中國的宗族組織，還仍舊落在封建勢力的手裏，他們只知利用耆紳的地位壓迫本姓的子孫，他們只知道有家族，不知道有民族。孫中山先生化家族爲國族的主張，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。

國難日急，農村也更形破碎，「復興農村」高唱入雲，在努力於農村問題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怎樣的注意到農村中的組織問題，更應該怎樣的努力於中山先生化家族爲國族的主張呢？普遍全國的宗族組織，牠不單有着堅強的歷史的思想基礎，還更有着富厚的經濟基礎，普遍各地的祠堂，牠們不單有着強固的行政力量，還更有着鉅萬的財產，可惜這些行政力量和財產都操縱在少數的所謂耆紳手裏，多數民衆依然在祠堂下面做着歷史的奴隸。這樣的宗族非但不能幫助革命，實在還做着革命的障礙物呢。

對於宗族組織的存在，我們當然不能抱悲觀態度而根本鏟除牠。我們應該抱化家族爲國族的積極態度，對現存的宗族組織盡量的加以發展。祠堂的行政力量，祠堂的經

濟基礎，在革命的立場上正是大可利用的。痛苦無告的農民，他們只要知道可以延續一刻的生存，雖犧牲生命亦毫不躊躇，他們對於革命不是缺少勇氣，乃是缺少路線。我們要回到農村去，試先爲農民填平一條出路啊！

又本書蒙鐘憲兄給予許多指正，在此應特別誌謝！

民國二十三年初冬記於上海

鄉 村 目 次

序		(一)
一 牛		(一)
二 牛欄屋裏的喜劇		(一七)
三 在麥田裏		(三一)
四 日落的時候		(三九)
五 父親的話		(五九)
六 老板		(六七)
七 夥計們		(七五)

八

耕地會……………(九一)

九

罷耕……………(一一一)

十

亦政堂……………(一二五)

十一

火……………(一四七)

十二

新年……………(一六三)

牛

給稅平老板負責耕種田地的，是三頭水牛和十多個夥計。牛是稅平特別愛護寶貴的，因為夥計是要多少就有多少，要用的時候去招了來，不要的時候便辭出去；牛却不能這樣隨便，而且也不容易得到。所以他老覺得夥計們不值什麼，而牛却總是那樣可貴。

牛——講到牛，稅平老板心頭上的肉便像在掀動着。稅平是時時刻刻都在記望着

他的牛的，爲了這三頭寶貴的牛的住處，稅平着實費了些心血。牛欄本來設在廚房間後面那間側屋裏，每天晚上只要牛歸了欄，門上後門，加上一架鎖，使什麼也不怕有誰來算計了。不幸在去年年底，稅平有一天到廚房裏去查什麼東西，纔在灶頭前面立住，冷不防間壁撲來一陣寒風，夾着牛糞的穢氣刺了過來，稅平泛了幾陣惡心，一下子把胃裏的東西都嘔出來了。從此以後，稅平的神經刻上了可怕的影子，每餐只要一端起飯碗，牛糞的穢氣便立即沖擊着鼻感，咽不下東西了。

牛是寶貴的，但同時自己吃不下東西也是重要的事。思索了很久，稅平想得了兩全的法子，那便是另外建造一宅房子，把牛欄遷出去，把原來的那間側屋改作柴房。這計劃籌算了很久，現在總算實現了。

在離老住宅十幾丈遠的地方，依着自己的紳士的威勢，半買半奪的弄得了一塊基地。這基地上原來是滿目荒涼，遍植着矮桑，蔓草牽蓋着瓦礫，使人望了生出淒冷的感情。稅平只略略加上一點本錢，這淒涼的荒地，便變成一座鮮明的矮瓦屋了。

新屋完成，牛欄便遷進去，那是毫無問題的。但牛欄遷了過去，沒有人看守還是不行的，這又使稅平躊躇起來了。自己家裏的人不能去住，也沒有誰肯去住的。要是去住了，給穢氣薰出病來，那可不是玩的。稅平估量情勢，覺得只有在夥計們身上去打算了。

長年僱用着的八九個夥計，四個都是光身，除了一桿身體之外，沒有家產，也沒有老婆兒子，靠了幫長工，剛剛夠養活自己的一身。牛交給這些窮光蛋們，包管會設個圈套，盜賣了，落得牛毛都不剩一根。此外三個夥計都是本村人，每天早出晚歸，宿在自己家裏，白晝裏給老板家做生活，清晨黃昏還要帶領着老婆和兒子們種自家的租田哩。至於表弟又新，那更不必說了。又新是個看牛的小孩子，所謂牧童的責任，只是白天牽了牛到野外去放草，太陽落山了，把牛羣趕回欄裏去。夜間牛好牛壞，甚至於牛死了偷了，牧童都是不知道的。並且又新才只九歲的小孩子，膽力還幼弱，如果有竊賊來的話，就使不嚇倒下來，也要連人帶牛，被竊賊帶了一道走。

各方面打算過來，總沒有辦法。稅平思前想後，最後還是在老夥計阿生身上打主意

了。

阿生姓鄭，從三十四歲上來稅平家幫工起，今年四十七歲，足足幫了十四年了。阿生從小在家就受夠了做夥計的教育，他知道要怎樣的忠心主人，知道要怎樣的恭敬主人。他知道『唾面自乾』，知道做夥計的人要能夠忍耐，要能夠把主人的侮辱當做光榮般承受下來。所以在十四年的久長的時期中，稅平的辱罵和苛責，統計起來當不止一千次，但一次也沒有頂撞過。每次稅平發着盛怒辱罵，阿生總只有恭恭敬敬的靜立着，等老板罵完了，氣也平了，才微笑着走開。

稅平仔細把阿生的過去思索了幾次，終覺得他是看守牛欄屋惟一的妥當人。

新屋完工後的第三天晚上，阿生吃完了晚飯，正預備把疲倦了一天的身體搬運到木板床上去睡覺，蓄養第二天給老板做生活的精力。才提動了腳，忽然內屋裏傳了命令出來，叫阿生進去，說是老板有話商量。

阿生聽說老板有話商量，疲乏的精神又立地緊張起來，拔起腳，戰戰兢兢的趕到內

室裏來。像走在薄冰上般小心着，跨進戶楷，看見稅平獅子般踞坐在上首的太師椅裏，一邊坐着老板娘，一邊坐着三少爺銀銀，阿生立在門口不敢就進去，先給三個人請安，

『老板！』

『呃……』稅平的頭微微地低一下，表示聽見了。

等老板娘點了頭後，阿生又給老板娘請安：

『老板娘！』

稅平的老婆平素只愛人家稱太太，但阿生一開頭就叫慣了老板娘，要他忽然改口稱太太却做不到。阿生每次喚老板娘，稅平的老婆總是裝做沒有聽見般不打理。阿生隨即又給第三個人請安：

『三少爺！』

銀銀點點頭，有氣沒力的答應一聲：

『唔……』

請遍了安，稅平直着腰板立在門口，等老板的招呼。稅平點了火，抽完了兩筒水煙，才回頭看立在門口的阿生：

『阿生，你來。』

『哦哦！阿生答應着，立到稅平面前去了些。』

『來，你坐下來。我問你幾句話。』稅平用下頷指着近傍的一張條凳。

『在外面廳上纔坐過了不要坐呢。老板有話吩咐，我立在這裏聽也一樣。』

『不！你坐下來。坐一下又不費掉什麼，何必客氣呢。』

『倒不是客氣，夥計在老板面前也要坐，不太放肆了？』阿生躊躇着。

『唔！你坐快坐！』稅平搖着頭笑起來了，『誰和你講放肆不放肆呢？快坐下來！』

阿生抓了一下後腦，很不安似的搬了條凳在稅平近旁坐下了。

稅平默默地又抽了三四筒水煙，忽然憶起阿生也會抽煙，便在煙盒裏捻了一小握

煙絲給阿生。

『你的旱煙管帶在身上吧。』

這賜烟的恩榮，是十四年來從來沒有的事情，今天阿生驟然遇着，頗有點受寵若驚，手慌腳亂了。阿生忙着伸手把別在褲帶上的旱烟管拔下來，又亂伸着手在懷裏採取烟盒，却不來接稅平的烟絲，辭謝着說：

『我有烟呢。老板的上等煙給我們夥計抽，那就如水牛吃木犀花，把東西糟塌掉了。我們抽上等好煙，也折福呢。老板自己抽吧。』

『抽筒煙罷了，你就老板咧，夥計咧，水牛咧，折福咧；我要是請你吃魚翅席，你怕要唬得暈在地上呢。』稅平大聲笑着，『快接了去，你是我家老夥計，也用得着客氣嗎？』

阿生把煙盒子掏了出來給稅平看，『真的，我自己有呢。』

稅平的老婆坐在傍邊，也笑着插嘴說：

『你自己是你自己的，這是老板給你的，怎麼這樣固執。』

稅平笑迷迷的坐着沒有再說話。阿生聽了老板娘的話，纔不得已似的立起來，伸着

手掌接稅平的煙，又不安心地道謝：

『呃！這真是當不起的！』

阿生把稅平給他的煙裝了一筒在煙斗裏，稅平伸着紙捲給他點火，阿生又連說『當不起……』俯着腰在地上尋覓了一個還沒有熄滅的煙灰，捏在煙斗上接了火。銀銀看見阿生拾煙灰不覺得燙，嚇嘻的笑了出來。

稅平的福州皮絲本來比阿生的整脚黃煙醇口，加以今天這煙內摻和着老板的恩寵，阿生一口一口的煙霧都要咽入肚裏，小心翼翼的抽得十分得勁。

『叫你來，沒有什麼別的，就只是問問你的家務。』稅平停下了水煙袋，笑顏看着阿生說話：『你忠心懇懇的幫了我家十四年，可是我還不知道你的家庭安頓得怎麼樣呢？我常常爲你盤算着，總想能夠得到機會幫助幫助你。』

『啊啊！老板這樣的好心待我，我怎樣報得盡老板的恩典呢。——唉！老板問起我的家庭的話，這事情可真很難答復的。』受寵失驚的心情，使阿生簡單的頭腦，昏昏然的不